

钟点丈夫、钟点妻子

对于大多数女性而言，如果家中没有能干力气活儿的男人，难免会遇上各种头疼的家务事，芬兰的“出租丈夫”公司由此应运而生。“出租丈夫”公司的客户群体主要面向单身女性，服务内容包括家电维修、木工、水暖管道维护、油漆门窗、安装家具等一切家政工作。芬兰女性也不落后，“钟点妻子”服务公司创立，其服务内容是一些家务活，如洗衣、熨衣、做饭、整理房间和采购等。

小狗获赠百万遗产

白俄罗斯小山村布多查卡一条叫祖利克(Zhulik)的小狗，从一名美国公民处继承了100万美元遗产。美国公民费奥多罗夫出生于布多查卡村，后移民美国。2007年访问布多查卡村遇到小狗祖利克，让他想起自己已去世的宠物狗瓦利特(Valet)。根据费奥多罗夫最后的遗愿，祖利克现在有自己的卧室，里面有一张大床和电视机，一天有三顿美餐，包括不少于半公斤肉，一天两次洗澡和遛弯。祖利克还有权每年进行一次出国旅游，可去任何国家，它可通过鼻子在地图上选。



布宜诺斯艾利斯 Buenos Ayres

环球游13年

阿根廷42岁的赫曼·扎普和40岁的妻子坎德拉里娅·扎普从13年前开始环游世界，迄今已驾车经过40多个国家，总行程达20万英里。扎普夫妇在环游世界的旅程中先后生下4个目前年龄从3岁到10岁不等的儿女，4个孩子分别诞生在4个不同的国家，他们的家庭堪称名副其实的“联合国家庭”。一路上，他们在2500个家庭寄宿过，接受过12000名陌生人帮助。

赫尔辛基 Helsinki

布多查卡 Budochka

首尔 Seoul

科威特城 Al Kuwait

世界最胖国家

数据可视化网站Visual.ly公布了一份世界上最肥胖国家排名图表，科威特、美国、特立尼达和多巴哥、阿根廷以及墨西哥位居前五。科威特人肥胖的原因，归纳起来有三点。一是阿拉伯人不忌讳肥胖，甚至以胖为美；二是科威特人酷爱肉食、甜食和洋快餐；第三，科威特人户外活动少，人均收入高，公民需要干的体力活也少，干体力活的多是雇来的外籍工人。

家长出资助子女选班长

韩国小学一开学，不少小学都笼罩在选战班干部的硝烟之中。选举活动除了壁报上附有参选学生照片的公示候选人简介，还有海报、“政纲”、竞选口号、候选人发表演说时间等。有的家长不惜以多达30万韩元的学费，帮助子女恶补参选技巧，如学写讲辞、演说技巧等。韩国小学的班干部选举变得如此激烈的最大原因，是因为孩子要报读升学率较高的国际初中、高中，是否曾担任过学生干部，是重要的考核条件之一。

我闻 | Blog



土耳其“麻将”

丁海笑
专栏作者(土耳其)

土耳其爱琴海边的Kusadasi，与希腊只隔了浅浅的一道海峡。有一天突然想按图索骥，去离希腊最近的海滨小镇，远眺对岸的Samos岛。没想到天公不作美，不仅没到达海边，还被一场倾盆大雨困在小镇的中央。只好继续在陌生的小镇上探寻，这里同其他小镇一样，景致依旧是贩售长面包的烘焙店，堆满中国商品的杂货铺，年老的戴头巾的妇人，穿着长筒皮靴的少女。令我没想到的是，小镇最热闹的地方，竟然是一间不起眼的茶馆。

茶馆的门口放着一排欧洲藤，进门后，老人们四人凑一桌，在玩一种叫做“Okey”的骨牌游戏，左右有饮茶、观战的人，其中一人负责记分。以前也去过别的茶馆，只道是当地人在玩一种普通的棋牌游戏，没想到凑近一瞧，还真的和中国麻将有几分相似。

土耳其人爱打麻将，这倒是头一次听说，但仔细一看，这种被叫作“Okey”的骨牌，与我们的麻将有所不同，多了一个镶嵌着彩色几何图案的精致木质牌架，用于齐牌，而麻将牌则似多米诺骨牌，万、筒、条也直接用颜色(红黑黄绿)和阿拉伯数字(1-13)代替，一共有106张牌。不过，洗牌、掷骰子、跳牌、鬼牌(Jokers)等规则和中国麻将十分相似，可惜我没有爱打牌的嗜好，无法比较两种麻将的异同，但仍然好奇在这遥远的欧亚之交，怎会有与中国如此相近的文化。

关于土耳其麻将的起源，一种说法是源于19世纪的纽约，而另一部分历史学家则认为这来自中国麻将，到底是谁先将这种游戏带到土耳其，仍然是个未解之谜。多元的文化让这个世界变得丰富多彩，就像一种混乱的多米诺效应，让人无法追根溯源。



港岛墨鱼乐透

杜豫
专栏作者(香港)

我一直觉得香港最好的季节是秋季，因为经过了漫长的梅雨和台风天之后，从海上吹来的朗朗秋风会在一夜间变了方向，暑气也自此消散。中秋节，每年都会有很多人集中在西贡清水湾一带，兴致勃勃地出海钓墨鱼，其中年轻人居多。由于香港科大几乎占了这里的半壁江山，傍晚抬头望山腰，便能看到灯火通明的斑驳，顿时山上山下都充满了朝气。

香港寸土寸金，海上也不例外。租船出海一晚上是1000港币，钓上多少东西却全看运气，玩乐的即快感也像极了地道港产。对于像我这种土生土长的内陆人，任何与大海之间的互动都是新鲜的。钓鱼钓虾并不稀罕，钓墨鱼却只在麦兜里匆匆听过。渔家给我们每人一副自制的鱼钩和塑料水桶，鱼钩呈八爪形，长长的鱼线缠在一副塑料手柄上，剩下的便只需等待。同来的伙伴一直质疑，这成本不足3块的东西是否真能钓上东西，还开玩笑说要是满载而归就是中了乐透。

印象里墨鱼柔软多脚，是难以对付的狡猾动物，卡通片里它们总有硕大的眼睛，逃跑时会放出浓黑墨汁，很难想象是手里小小铁钩可以制服的。后来经人纠正，原来我把章鱼、墨鱼混为一谈。就在我们被海风吹了一个多小时耐心耗尽的时候，墨鱼终于众盼所归地出现了。船灯的照耀下，只见半空一道深色的墨汁划过，抛物线一般，提上来便只剩软塌塌的一堆，翻着白眼活像是武侠小说里吓破胆的江湖骗子。细算我们五个人，这小家伙怎样煎炒油炸都是不够分的，除非它吐出金子，那就真是有中乐透的感觉了。



动物庄园

谢小丁
专栏作者(新西兰)

在新西兰，田园风光是一件非常平常的事情，如今夏末秋初，金色田野上牛羊马漫步着，野兔子蹦达在脚边的草丛里。我所住的小镇距离奥克兰有半小时车程，借住的这个家庭有一万平大小的农场，我每天的工作就像模拟养成类游戏，得喂饱饲养的9头羊与2匹马。

新西兰当地人饲养动物近似于养宠物，既注重营养搭配，还包括心理按摩。每天清晨，我将从附近村庄买来的草装在一辆小推车上，剩下的草用湿布盖起来，以防阳光直射使草枯干，流失维生素。小车推到动物们面前时一定要把草分成数堆，以防互相争抢。当它们吃草时，我要自言自语与它们对话以进行情感交流，比如“怎么样，好吃吗？”或是“乖，慢慢吃哦。”

最初我并不适应这样的对话，但是当发现这里的人们都视动物为朋友时，也就可以理解了。

到了傍晚时分，要给两匹马加餐，但并非简单的喂草，要用矿物质、维生素、钙片等等混合成粉末后，加在深褐色饲料里。比如27岁的老马黛西年纪已大，在它的饲料桶里得多放一些白色的“壮骨粉”；而11岁的杰杰则需要多一点维生素，要注意的是，杰杰现在是农场里的老大，无论什么时候喂食，都必须把它排在第一个，否则它会用鼻子吐气表示愤怒。

时间一长，很少接触动物的我头一次发现，原来绵羊都是天然呆，它会一直凝视你却眼神放空；马的眼神无限温柔，如同一湾起雾的湖水。半夜醒来，我常常想象农场里的它们上演着像好莱坞动画片里的故事情节——深夜时分，正是动物们开会讨论农场生活的好时候呢。